

场

世间处处名利场 人生难逃无奈客

社会如场，涂抹着名利色彩；人生似客，填充着无奈和有趣。君子爱财，人类才有了蓬勃发展的动力源泉；清静无为，历史易蹈弱国寡民的陈腔老调。《场客》兜售的就是这么一堆花花世界中专食人间烟火、人烦人爱的大路货色……

周其森 著

客

作家出版社

场客

作家出版社
周其森◎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场客/周其森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4

ISBN 978 - 7 - 5063 - 4676 - 4

I. 场… II. 周…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43060 号

场 客

作 者: 周其森

责任编辑: 王宝生 韩 星

装帧设计: 牛毅书装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 北京京北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 240

字数: 500 千

印张: 25.75

插页: 2

印数: 001 - 15 000

版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4676 - 4

定价: 33.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第一章

新世纪犹自依恋老岁月的香腮温怀，一股旋风却破坏了水城的千年平静。

“哎呀！可了不得啦！要遭殃啦！”

“还能为啥？笨松呗！还要当啥市树呢……”

“可了不得啦……不是天塌地陷就是瘟疫霍乱……”

丰圆广场上滚动播放着一条重要新闻。

水城，立时成了大雨前的蚂蚁窝，惶恐统治了一切。

惶恐，一是缘于对笨松的恐惧；二是出于对消息的迷信。

恐惧事出有因。笨松属土，土生土长，土头傻脑，好孬算是一种树。以笨名之是谦虚与自嘲相结合，以自别于其他如塔松、雪松、马尾松等植物园名流。作为松树家族的穷骨头，千百年来，它一直与“旺鬼不旺人，主丧、不吉”划着等号。

旺鬼，因为它多与坟墓为伴；主丧，因为当地方言“松”读“凶”，松树变成了凶树；不吉，因为它多代表逝者，象征永垂不朽。

迷信源于铁打的事实。“丰圆广场的信息论斤卖”是水城四怪之一，灵验近乎龟甲兽骨。驴唇不对马嘴的事，经过场客的三传两递，竟然千真万确起来。许多要求进步的人，粉墨登场之前，必先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去占领这个比现代传媒更厉害的舆论阵地。

作为业余议事大厅和信息集散地，广场信息丰富多彩。有关于张领导上李领导下，鸡蛋贵芹菜贱，哪个大款养了几个小蜜，谁家的狗一胎生了两个没尾巴崽等消息……要啥样有啥样的。

从机关干部到市井商贩，从企业老板到街头流浪汉，不讲级别身份，不论贫富贵贱，真实是检验消息的惟一标准，谁的消息权威，谁就是广场明星，谁就受到众人的追捧。

这次的两名新闻发布官是潘彩云和韩美珠。起初，有人对消息含金量保留意见。知情者却认为是窝头卷鸡蛋，十拿九稳。你知韩美珠的丈夫是谁？大律师兼大老板薛红卫呀，整日里走府上县，啥鸟没见过？信息当饭吃！潘彩云何许人也？镜中月茶楼的女老板！若论消息灵通，自古以来，有谁能比得上开茶馆

的？薛老板与胡坚强是哥们，潘的老公与战山水是老把。这样的第一手资料，还能有错？

消息越权威，场客们越气愤：

“不知他妈的谁给冒号们（领导）出的这个馊主意，查出来非活吃了他不可！”水城人的胃口可见一斑。

“可不！谁他妈的冒这坏水，揪下他的老二来！”看来水城不担心变成女儿国。

不等去查，始作俑者就露了头。

植树节之前，韦公元以人大副主任的身份提议：大力提倡种植笨松，并确定为市树。甲乙丙丁戊己庚辛……从政治到经济，从节能到环保，从生产到生活，从物质到精神，理由足足装了十二货车。最要命的一条这样讲，广场是浓缩的世界，讲究阴阳平衡，而能调节阴阳的自然是广场之魂。天安门广场有人民英雄纪念碑，莫斯科红场有无名烈士纪念碑……丰圆广场虽然比不得它们的规制，其性质如王八之于鳖，也少不得魂。缺魂的广场不是有机与和谐的整体，所以，场不在大，有魂则名。松树既属阴，又属阳，既通鬼，又通人，是沟通阴阳、联系人鬼的桥梁和纽带。惟有它，才能够体现物质与精神的融合！惟有它，才能够表达生与死的统一！立笨松为广场之魂，并非全出自乡土情结，更重要的是有着坚实的文化基础。

种植笨松是发展当地优秀文化、弘扬水城精神的需要。水城人民革命战争年代凝聚起来的笨松精神，今天尤其值得发扬光大！

人大代表们巴掌拍得震天动地；场客们议论得热火朝天，活像家雀窝里捣了一棒槌，叽叽喳喳地把韦公元啄了个体无完肤：

“深刻！高度深刻！笨松又硬又泼辣，不正是水城人的象征吗？”

“精彩！严重精彩！什么不吉利、迷信，都啥年代了，还去信那些？”

一位离休干部做派的人说：“还用得着讨论吗？”大概民主作风还在血液里延续着，不论什么事情，他喜欢“讨论”。“在水城这一亩三分地上，上至领导闹意见，下到婆媳打叽叽，还有他摆不平的？没听说吗：不管千难万难，丰圆去找韦公元！看看这灯塔、这水池、这亭子、这长廊，哪一点不是一流？噢，再看那里……”

东北角上一片苍翠，如寒冬中镶嵌的一片翡翠，早春中灿烂的一片夏景。

“那不是笨松吗？”众人一个鼻孔里出气。

笨松，犹如一把楔在地上的宝剑，闪着青光直刺天空，既像一队整装待发的青年近卫军，又如一个仪态威严的武林剑阵。逼视得其他的树木就像患了冬眠症的蛇，软颈折骨；又像刚被退了婚的男人，有精无魂。

剑阵北边一棵笨松孤雁出群，活像士兵里的将军。一个女人正弯着腰给“将军”培土。寒风中，女人的红头巾像一把火炬，呼啦啦，律诗般跃动着。

“真的挺美啊！果然是白里透红、与众不同，好像刚刚洗过的大葱，翠得

呛眼!”

“哎呀呀，咋就没注意呢！恁出色的笨松！看看，上面的天空都比别处蓝得耀眼呢！”

人们对于过去的失察简直不可饶恕，又苦于一时找不出足够力度的自责词汇，只好通过各种面部表情加以弥补。

“是啊，还有那女人，咋就那么艳呵！哎，那是谁啊？”

“大招子呗，丰圆集团的，打扫卫生，也照管松树，可上心了，拿笨松比孩子还亲！”

这边韩美珠白瞪了那人一眼：“看你说的，能不上心？她可是韦总的……”

老干部把手指竖在嘴上：“嘘，莫谈国事，莫谈国事！”

叫驴被套上了笼嘴，饶是韩美珠，也不得不伸伸脖子把到嘴边的话咽下去。

作为牢笼生活的精神牧区——广场，自由备受风俗习惯的规范。文明社会以道德为标签，越是公众领地，规范性越强，即使疯狂如野狗嚣张似老狼，也不得不夹起尾巴，摆出可爱的体面，充装风俗习惯的卫道者。

惟有笨松是叛逆者，是例外。在形体上，它与名花乔木形成了一种非和谐的原生态对立。俗人眼里是蹩脚和笨拙，在气质上，水城人看到的是柔情与风骨，就像晚明的李香君，以柔肩担当忧国忧民的大丈夫风骨！

啧啧！由物及人，由物质而精神……水城人就是水城人！不光领经济政治一代风骚，艺术修养也无与伦比。了解广场变迁的都明白，这种审美能力是物质决定意识的生动体现。

外宣材料上说：广场是政府与社会结合的花朵。修广场原是市政府承诺的十件好事之一，但财力有限，就号召各界投资，比如一个花园、一个亭台、一片绿地、一片假山等等。如果财力雄厚，整个“花朵”也可以归你领养！

五花八门的景点如雨后蚯蚓，哧溜哧溜往外钻：二十一世纪大厦娱乐园，环球经贸公司草坪，亚洲房产公司游乐园，太平洋电器纳凉亭，爱搭不理旅游林阴小道……太虚幻境难得异类，既没有商业色彩，也摆脱了名利嫌疑，如嘈杂喧闹中一缕清音，昭然标榜着一股原生态的文化个性，成为滚滚红尘里一片净土和茶余饭后消食首选。

休闲之余，人们没忘记给予这片净土的开辟者由衷的赞叹：韦公元就是韦公元……

韦公元也就是韦总，最初“太虚幻境”的主人，没几年就兵不血刃地清理了一切对手，成为了“花朵”的完全领养人，“丰圆广场”因他而响。

他是一个农村家庭里的老幺。广场曾是他的领土，后来沧海桑田成为公益性场所，村庄也蜕变为城市，大号丰圆街道居委会，小名水四村，九斤老太们仍以顽强坚持“水四大队”为荣。居办企业叫做“丰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韦公元集居委会、集团公司党政企四个一把手于一身，年上亿元的效益使得人们只见他头上的光环，不记得他曾经出身农民。就像历史只记得汉高祖，而忽略了那个欠

人家几百铜钱不还的刘二一样。胜者王侯败者寇的观念既然根深蒂固，也就不难想像韦公元在水城放个屁的影响力了。

如同名人效应可以使隐私绯闻成为抢夺的财富一样，韦公元的名声也提升了他言行的含金量。他把办公楼建成了不圆不方，人们说那叫做错落美；办公楼顶着镶嵌了霓虹灯的“丰圆集团”的招牌，人们说那叫鸿运当头；他坐车喜欢抢占前座，人们说那叫高瞻远瞩。最为滑稽的是他曾经有个口头禅：我操。“操”是不雅的谐音，就像《水浒传》里“鸟人”的“鸟”。本属于毛病却成为竞相追逐的尤物。先是他的员工率先“我操”不离口；后来，扩而大之为丰圆社区周边时髦用语；再后来干脆就发散到了社会上，童叟无分地时不时说几句。后来人们聪明地进行了一定的微调：“我操”呼为“哇噻”，但是山还是那座山，梁还是那道梁，味道还是那个味道，原本低级粗俗的俚语，竟然随波逐流地雅俗共赏起来。

如果这话出自一个无名小辈之口，或许早就被一巴掌甩了过去，就像胡屠夫抽打中了举的疯范进一样。但这是韦公元的杰作，所以就一直没有人去甩这一大巴掌。只是有几个不识好歹的文人在小报上舞文弄墨地评论此事，却招致了更多人的狂批臭骂：咬文嚼字，穷得都提不上裤了还有心思去抠字眼！

好像人穷就不具备说话的权利，弱国无外交的规则不知啥时候被活用为“人穷无发言权”，社会的进步由此可见。

韦公元倒也不想去领导什么新潮流，他既没有“海龟”外衣，也没有国产文凭，只不过是一只从百年老屋里爬出来的得道土鳖。

他原名韦丰元，祖上曾是一家绸布商。历史上，水城是远近闻名的丝绸布匹生产经营旱码头，吃布匹饭的人不少，最多时布匹商人大大小小几千号，其中这丰元布庄算是羊群里的羝羊，驴群里的叫驴。开创家业的男主人叫韦海轩。当年是天津卫一家大商号的小伙计，后来混到了二掌柜，成为柜上的业务大拿，便有了支持其想入非非的物质基础。男人有钱就变坏，这话大概自古就灵。这老伙计正值身强年壮，一个人在外地，寂寞自然难挨，就常去青楼打发时间，一来二去地就与一个唱小曲的女人黏糊上了。

纸里尚且包不住火，何况这种极易长翅膀的男女绯闻？时间不长，老韦的风流韵事就传府过县地传入了远在千里之外的原配夫人耳中。

原配许氏，无名，因丈夫排行第二而得名许二奶。在那个年代，一般的女人婚后都随夫姓，这位许二奶却独树一帜，足以证明其在韦家的强势地位。流言没有让她手足无措，她抱着未满周岁的儿子，领着不足五岁的女儿，迈动两只三寸金莲，愣是一步一步地赶到了天津卫。

那天恰恰与韦海轩的小情人撞上，未曾交手，那洋奶先被许二奶千里走单骑的气概吓晕了。这种靠男人包养的主儿，从古到今都脱不了寄生的本性，卖弄姿色，取悦男人还有两下子，真到关键时刻却十有八九要拉稀。这简直是许二奶一生中最精彩的一笔：那婊子趴在地上给她磕了三个响头，咣咣自抽了几十个耳光后，才夹着尾巴从许二奶的裆下逃得狗命。

赶走了洋女人,许二奶呐喊摇旗地住了下来,一下把个馋嘴男人拾掇得服服帖帖。半年后,她说:“天津也没有什么三条腿的人五条腿的蛤蟆,还不如水城呢。再说,一辈子不出阁到死也是个大闺女,咱总不能一辈子给人家提鞋端尿盆,回家去!咱也开个字号玩玩,哪个女人不会养活孩子,哪个母鸡不会孵蛋?”

听听!这口气,敢情她把经商开字号看做跟女人生孩子、母鸡孵蛋一样简单。照此逻辑,女人不生孩子和母鸡不孵蛋同样不可饶恕!

于是,韦海轩携老婆孩子返回家乡。这回可不是一步一步量回来的,而是火车倒马车。先乘火车到省城,再雇了一驾双轮马车,堂堂正正荣归故里。许二奶说:“就是要人家看看,俺也有阔的时候!”

不久,许二奶果真就如女人生孩子、母鸡孵蛋般伙同丈夫孵下了“丰元布匹庄”这个大金蛋。说他们如女人生孩子、母鸡孵蛋,是因为这个店确实是他两人的夫妻店,离了谁都办不下去,就如离了男女哪一方都不能生孩子孵蛋一样。

两人一个懂业务,一个会打算;一个出力,一个用心,没几年就把“孩子”养活大了。业务遍布大江南北,最盛时,水城里外共有三十八家分号。吃年饭时,要排几十桌子酒席,杀十几头猪、几十只羊、上百只鸡。韦家的田地也不断地膨胀。据说有个伙计被辞退后心怀不忿,回家时发誓不把屎尿洒在韦家的庄稼地里。清晨出了韦家门就一直憋着,一直到了下午落太阳,实在憋不住了,就找了块高粱地解了个手。完了一打听,还是老韦家的地!恼得他顿足捶胸,号啕大哭:“这不是白白受了半天的罪吗?”

这成为老韦家实力的一个生动的例证,更成为韦氏家族的荣耀。即使家道败落后,韦家的老人也经常向后辈们讲述这类引以自豪的故事,“丰元”两字也作为韦家世代独享的专属名词而备受珍视。他们坚信,只要保住了字号,就保住了老韦家的气运!只要保住了气运,老韦家就有重归荣光的一天!

到了韦公元父亲这一代,干脆就以丰元来命名自己的儿子,这无疑是拉屎扒地瓜——一举两得,既守住了祖上的字号,又时刻提醒儿子不忘复兴家道,免得整日里啰里啰唆地进行革命家史教育,同时具有了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意义。只是与当时中国的名字文化氛围有些相悖。因为那时的人多以“建设”、“建国”、“跃进”、“先进”、“援朝”、“抗美援朝”、“卫星”、“红旗”、“红卫”、“反修”、“防修”之类流行语命名。与这些新概念相比较,“丰元”虽说落伍了点,却个性十足。

出身不由己,名字可选择。韦丰元不知怎的就听信了一个阴阳先生的谶语,说自己的八字缺少什么,主要是要多做善事。最好是要修建几座公园,供人们游玩娱乐,人越多越好,规模越大越好。这样借众人之福,可以消弭无妄之灾,可以避免百邪之侵,便毅然决然地将“丰元”改“公元”,一来谐了“公园”之音,二来取“公元纪年”之意:自他开始,要开辟韦氏家族的新纪元。

人们说他有点韦家种。

人们不仅欣赏韦公元志向高远,更佩服他不计蝇头小利的处世谋略和办事

艺术。他求利不惟利，钱看得很淡，以事业为重，以办成自己想办的事情为重。

“过去有钱不能办的事现在有钱可以办了，为什么不去办呢？”他经常这样自说。

“我操，人有了钱为了什么？不就是图好办事？千万不要因为钱办不成事！”他常常这样指教别人。

接受指教的人总是说他的话有道理，令人受益匪浅，让人茅塞顿开，愚蠢者变成了圣人，但是一到关键时刻却总是因为钱办不成事，愚蠢者还是愚蠢者，聪明人还是聪明人。韦公元每每嘲讽说：“没有摆正办事与花钱的关系嘛，我操，一分钱看成月亮有什么出息？”那五分钱肯定看成是太阳了，不知一角钱、一元钱会看成是什么？

所以，市政府一号召，众人还在拨着算盘打小九九时，他率先打响了第一枪，挑选了最抢眼的位置建起了“太虚幻境”；并且在太虚幻境的一端开辟了一个植物园，别出心裁地将一棵笨松种上去。自此，在他年复一年的坚持下，笨松如孙悟空的毫毛，眨眼间变成了一个把水城风俗搅得翻江倒海的“武林剑阵”。当天晚上，就上了电视头条新闻：韦总亲自植下笨松一株，太虚幻境犹如松柏常青。

一块精致如女人头脸的青石牌子立在笨松之前：丰圆集团认建景点——市人民政府。

一下子堵住了场客的嘴：政府都出面挂了牌子，你还有狗屁放？好事者自然就闭上了讨人嫌的乌鸦嘴。

笨松自然也沾染了天恩，不仅没受摧残，还一年猛似一年。

人们都说：“市政府的大牌子竖在那里，谁还敢去拿着鸡蛋碰石头？”

第二章

事情远没有把鸡蛋碰在石头上那般轻巧。

尽管有尚方宝剑把门辟邪,韦公元的心还是放不到肚子里,针对笨松,他煞费苦心地进行了一系列制度设计,力争实现笨松安全保障最大化。

制度是关乎长久的东西,在法制成为万能宝贝的社会里,要想万无一失,离不开这样的宝贝蛋!

在经验交流会上,他沿用“文革”思维模式,把这些制度归纳为“三结合”:一是专兼结合。丰圆集团除安排专人看护外,人人都有保护笨松的义务和责任。二是平特结合。平时进行一般性看护,特殊时期则重点照看。比如星期天节假日等,广场上人多手杂,要加倍小心、留意。三是量效结合。把工作量和实际效果挂钩,对于专职管理人员而言,松树长得越茁壮毁损率越小,得到的报酬就越高;对于业余人员来说,每发现并制止一起毁损事件奖励现金一百元,多多益善,上不封顶。还特别声明,这一条适合丰圆集团以外的所有人员。

过犹不及,尽管笨松安全上了三重保险,但是浑水摸鱼的事情却层出不穷。有一次,两个人拉拉扯扯地来到集团财务处,一个人指着另一个说:“他去折笨松枝子,被我当场抓获。这不,还有枝子作证呢!”

在证据面前,另一个低头认罪。

财务人员当场兑付了一张百元大钞。

俩小子恣得溜烟跑到小地摊,咕嘟咕嘟灌了十瓶啤酒,喊哩喀喳吃了几十条羊肉串,说:“还是这钱来得容易,过几天再去诓他们!”

后来有人发现了这个老鼠洞,建议进一步完善。韦公元说:“水至清则无鱼,凡事要看大节,大秋八月的不大差几个扁豆。”为了留住鱼儿,就要尽量使水浑一些。就像为了体现秋天的富有,庄稼人总是要留一些瓜果在秧间枝头一样。

后来事实证明,混水理论是正确的,虽然费了点鼠粮,笨松却得到了全社会的保障。

科学的制度确定之后,管理人员就是决定的因素。为了不使这套经典制度落空,他们在广场管理员人选上狠下了一番工夫。出于慎重中的慎重,居委会副

主任会同集团办公室主任严格履行了组织考察程序：先在公司上下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发动，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不记名差额推荐。然后召开了居委会集团办公室联席会议，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从推荐的名单中决定了两名候选人，又进行了为期三天的公示，并且公布了两部举报电话。最后拿出一个方案，以任免呈报表加当面汇报的方式报请韦总审定。

煞有介事地折腾了半天，韦公元只一眼就给否了：“这个刘老三不是个瘸子吗？出了事，他能撵得上？还有这个曹葺子，天上打八级大雷都听不见，还能拿贼？咱又不是开社会福利院，你们咋就光相中了这些宝贝疙瘩？他们吃喝拉撒还要别人照顾，还能保卫了广场？”

讨论来讨论去，最后还是韦公元一锤定音：就让大招子去吧！

伯乐相马是不需要程序的，机缘的光临常常是无须准备的。

两位主任私下里嘀咕：“咱咋就没有想到这一层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你不是韦公元。

刚开始，大招子专司太虚幻境的容颜护理，后来“花朵”归了丰圆集团，她也就水涨船高地成了护花使者。能够从几千名员工和居民中脱颖而出，她的使命无疑是神圣而艰巨的。中国人爱干净，城市甚于乡下。污染自然是难免的，哪怕是一个人吃饭，瓶瓶罐罐、塑料袋、纸壳什么的也不能少。好像到此一游的人们，惟恐因寻不着尾巴而失了踪迹似的，又像是人走了，腚还在，并且有许多伴生物相陪，以展示强大的造物功能。尤其是广场园林等公众场所，每天都承受着现代文明的严重洗礼。洗礼的结果也是唯物辩证的：除了无端增加了环卫工人的体能损耗以外，还造就了一个特殊的从业群体——废物回收一族。“破烂王”、“乞丐富翁”等社会新贵的日趋壮大就是力证之一。

广场不仅是孕育这个群体的胚胎，也是检测文明层次的基地。一早一晚，都有一些异样男女如鬼子工兵似的甄别着各类“垃圾”，貌似学雷锋，实际上另有所图。眼睛只盯着能够换回银子的东西，对于那些纯粹的“物质文明成果”，他们踉也不踉。谁稀罕它们，又换不来半分利钱！咱也不是学雷锋的！作为公共卫生服务管理机构，环卫部门粥多僧少，就一推六二五，把日常卫生压给了认建单位，谁认建谁管理，叫做一条龙服务，眼下时兴。对于场客来说，则更是只负有监督的权利，不行使维护的义务，一不顺眼，就会牢骚满腹：打扫卫生的干什么吃的！看看弄得……

因此，从一开始，广场清洁工就具有文明窗口公众人物的焦点意义。

大招子也就是那位扎红头巾的妇女，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这里的焦点人物。她不仅扮演众多枪口下的猎物，要随时随地承接土枪式的狂轰乱滥炸，还要随时作好成为重点打击对象的准备——韦公元经常亲自检查她的工作，并且经常遭受阳光下的训斥。

观察的时间长了，场客们终于有了可喜的研究成果：训斥并非缘于卫生职守，而是常常由于笨松的缘故。有一次，一个半胖女人的爱犬受到另一只发情狗

的诱引,突然变得不乖,她顺手折了一根枝子,对狗施之以武力。狗是驯服了,大招子却倒了血霉,大清晨的被当众训斥:“大招子,干什么吃的?上千元的票子拿着,这么点小事也干不好,若再这样就孙回家去!”还有一次,一个晨练的老头误把一件衣服挂在了松树上,又差点让她“孙”回家去。

不少人都为她捏着一把汗。

“别看吹胡子瞪眼的,谁孙回去她也孙不回去。”

遛狗的半胖女人挤眉弄眼地对晨练的老头说。见老头满脸正经,却又想知道究竟的样子,她却止住了话头,想逗一逗他,就像逗她的宝贝狗一样,翘起脚尖拨弄起地上一块石头来,像是无心,又像是有意的。那脚上趿着一双白色皮凉鞋,春寒尚未消退,明晃晃的拖鞋格外炫目,还有那一溜红红的脚趾盖,虽鲜艳却难掩时空错乱,看后有点心旌动荡。

老头无意间走了神,脸微微一红,顺势作了一个太极推手的动作,把手和眼从地面缓缓地移向天空,还随口吟出一句没头没脑的诗句:“花径不尘缘客扫。”好像是在回味一种优雅的情调,又好像是捕捉一片转瞬即逝的感悟,全然目中无人似的,一张大嘴一翕一张,俨然是一个正在吸食昆虫的蟾蜍。

他是一位常客,风雨无阻地在这里出没,规律得如同机械挂钟,几点几分到达什么位置做什么动作都有标准。人们都认得他,能够谈得来的人却不多,有些是他看不上人家,有些是人家看不上他。他看不上的自然就不与言语,看不上他的则在背后说他痴傻。半胖女人属于两者兼而有之一类。

半胖女人其实不算太胖,只是肉长在她身上未免剩余,就像一块没醒好蒸得半生不熟就揭了锅的馒头,一摞一个窝子,一攥死了吧唧。时间长了,不知怎的,“死面馒头”的外号就传播开去。有人说是老头起的,有的说是她男人命名的,不管是谁的专利,反正是她成了这里的名人。既然敢当名人,就别怕遭人研究,研究来研究去,学者们发现,人家之所以在芸芸众场客中脱颖而出,除了如许多文艺明星有个漂亮的雅号和浑身绯闻以外,内在的原因还在于人家的头上大有内容。

大凡世上的动物总愿示美以吸引异性眼球:开屏的孔雀,叽喳的喜鹊,放骚的狐狸,芬芳的花朵……现代经济高昂的服饰成本逼迫得一些女人找到了一条经济实用型的示美途径——做头。早晨梳一条马尾巴,晚上盘一个发髻;上午长发披肩,下午牛角小辫,甚至模仿道姑,把头发弄得高耸入云,还插上一副簪子。至于面部装饰物,口红自然是少不得的,眼睛要熊猫的,眉毛要刮掉,然后再用墨笔画上,就像蜡人的变种。尽管费时,却节省了买高档服饰所必需的银子。以时间换金钱,值!

死面馒头就是这方面的典范:一种发型很少维持两天以上,变化的速度让小孩子的脸都自叹不如;冷冻酸奶般的脸上就像学画者的画布,变着花样涂抹。她的创新之处在于脚,旧历二月份就勇敢地趿上了拖鞋姑且不论,难能可贵的是,常常故意当众跷出一些花样,好像那双胖脚汇集了人间全部的美丽,不尽情地展

示一下不足以对得起它的肥硕与可爱。她善于搭讪，奶声奶气的，没人搭讪的时候，就兀自对着那条如她一样的哈巴狗卖乖：“铛铛，你不要到草里去啊。那里头有虫虫，咬你的小屁股，啊——”尤其是“啊”字，细嫩优雅如装进铁制漏箱中的渗透了音乐的豆腐脑，见缝就往外钻。如果不见其人，八成会往豆蔻年华的纤细少女上联想！

有人这样形容她：远看像朵花，近看豆腐渣；名字臭如屎，面皮像奶妈。

“奶妈”叫韩美珠，小名屎闺女，第二外号叫“跟形势的”。在农村，从称呼上可以看出人的等级。大号对应着上等人、有尊严者及成年人；小名是小孩子和地位不太高的人的符号，就像人身上的一个重要零件，会陪伴终生的；还有一些人，大号小名都被遗忘了，只记得外号，即使到了七老八十，甚至钻入黄土多少年了，随时随地还会被人揪着外号批判一番。

韩美珠具备成为这种人物的基本条件。

有一次，一个老太太来找韩美珠，一进小区大门就打听屎闺女住哪里？闹得许多外来户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瞅着老太太那双颤巍巍的小脚直发愣，以为是时光倒回了几百年。一些坐地户说：“你找屎闺女啊，她就住在前面那排，那不她来了嘛。”

韩美珠拖着怀飞快地赶来，一把抓住老太太：“老姑你咋来了？俺就是屎闺女啊……”

外来户们恍然大悟：“屎闺女？原来是‘跟形势的’……”

跟形势就是“防土”。当了城里人后，平屋变成楼房，装修是少不了的，至少要弄点仿木地板铺铺。这也如女人拾掇头一样，既省钱又装点了面子，虽是赝品，却往往比真货还值得娇贵——地板擦得锃亮，鞋子自然是踩不得的，只好门未进、鞋先脱，家家门口横七竖八的全是鞋子，活像是旧鞋铺子。虽然跟了形势，却也制造了麻烦进而引起了烦恼。农村人亲戚多，少不了隔三差五地上门，人没露面先递出一双拖鞋来，弄得人家浑身不得劲：俺的脚沾了恁的地板咋的？那喘的气岂不也污了恁的空气？干脆也拿个口罩来，喘气之前先过滤过滤，岂不更加干净、安全？咱还是能不去就不去，免得沾了人家城里人！

当地习惯把土与笨划等号，凡是土生土长的东西一律冠之以笨：笨鸡、笨猪、笨狗、笨槐、笨杨、笨松……就连织的棉布都叫笨布，干的农活称为“下笨力气”，只是好歹还没听说称当地人为“笨人”的。与之对称的是各色“洋物”：洋鸡、洋猪、洋狗、洋槐、洋人、洋话之流，以至于鬼佬吐纳的气体都褒之曰“洋气”。为的是保持中国文化的中正平和个性。

笨，是土的拟人化；土，又是国人忌惮之最。为了防土，宁可把父母给的好端端的眉毛刮掉再描上；宁可忍受剧痛把鼻梁垫高把乳房填充起来；甚至宁愿承担患癌的风险，硬生生把真真切切的花白头发污染成暗无天日，或硬把乌黑的秀发乱油得营养不良……

什么玩意只要与土沾了边，那就只好虚心学习王宝钏同志，安心在寒窑冷宫

接受款待了。为了避免这种待遇,就要千方百计地防土。

韩美珠是防土模范。

城里人兴啥,她模仿啥。前些年兴起了减肥热,她花近千元购得一堆减肥神丸,几十天下来,连拉带泻,硬是弄去了十多斤肥肉。人似得了一场大病,脸皮像干瘪了的苹果,眼睛罩上了黑晕,像熊猫,倒省了抹眼影的成本。过些日子,养狗热又起,她率先当起了遛狗一族。恰好马路上有一条流浪狗,便弄回家去,用肥皂搓洗干净后,堂而皇之地牵了出来。逢人就说:“俺是花了三百元从宠物市场抱回来的。”为了证明其尊贵,还特意为其缝制了一套小花衣服,并经常为它扎小辫,再系上一个美丽的花头绳。狗变成了她的情人,叫起来是柔声细语:“宝贝,乖。来,亲一口。”

狗便吐出暗红色的舌在她的腮上叭地来一下,然后快速地咂咂嘴唇,像在品评她脸上脂粉的级别。

“看看!又要发浪啦,在外面光头鲜脸得像个娇娃娃,晚上却成了破烂柴火,连与男人睡觉的份儿都没有,还装什么装!”

说话的是一个女人,也在遛狗。

狗是那种精瘦、干枯型的,两个眼珠如天然的两粒黑珍珠,有事没事的滴溜乱转,毛发像黄鼠狼,黄中透红。女人也完完全全是这种类型的翻版,有人说她“活脱脱就是剔过肉的鱼头嘛!”传来传去的却衍变成了“剔骨鱼头”。鱼头剔去了骨头,会是个什么样子?直观的参照物是这位广场上的剔骨鱼头:黄中透黑的脸色中永远一副失眠相,很容易使人产生对青楼女子的不良联想。作为这里的常客,许多人都知道,她是丰圆广场旁边“镜中月”茶楼的女老板,大号潘彩云是也。

剔骨鱼头与死面馒头曾经好得像多了个头,一天到晚地形影不离,是两条附属品的感情的极好注脚。两条狗原本不是一个品种的货儿,韩美珠家的是西狮,潘彩云家的是博美,狗种的相异却没有成为它们感情的障碍。两狗一见如故,情感进展迅速,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谁见了谁说:它两个咋能弄到一起呢?又不是一类。可天下的事往往说不清楚,想成的不一定成,想不成的却偏偏棒打不散。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嘛,大概这两条狗前世就有过什么因缘。

狗的友谊消除了人的形体差异,具有强烈视觉反差障碍的剔骨鱼头和死面馒头因此也成为场中密友。广场经常出现的一幕就是两人头对头呈“拱”状造型的剪影,大有“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我们有多少知心的话儿要多您说”之势。为了进一步表达跨越物种的感情深度,她们干脆给两条狗命名为铃铃铛铛,取铃铛密不可分之意。

两家人和狗果然也到了如胶似漆的地步。

也许是物极必反的客观规律发生了作用,不知怎的两个女人的感情产生了重度危机。危机也是按照一般的规律进行,先是冷战,相互视若无物,走个对头各不搭腔;接下去就是暗战,各自以广场名客的影响力肆意污染着对方的声誉。

韩美珠说潘彩云的茶楼不正经,潘彩云告发韩美珠的丈夫造假酒;潘彩云认为韩美珠属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韩美珠指责潘彩云属狗的翻脸不认人。终于有一天,两个曾经是战友加姐妹的广场名女人的战争公开爆发了。

导火索缘于一次“夫妻”生活。

潘彩云的铃铃正在发情期,招引得许多小公狗整天聚在镜中月茶楼前狂吠不止。潘彩云摇晃着一条棍子打来打去,可是一不留神,她的铃铃却钻出了小楼,潘彩云在后面追赶。等她来到丰圆广场时,铃铃铛铛早已粘在了一起。

大凡这狗也如同人一样,有个对眼不对眼。遇上不对眼的,母狗便闭了关,公狗是无法进入的;一旦对了眼,母狗便主动去找公狗,那样融合起来便极简单。铃铃和铛铛自然是对眼的,等潘彩云赶到时,两只狗早已难分难离了。

“骚货,拢不住自家男人,却出来勾引别人!”潘彩云一边话中有话地骂着,一边用皮条抽打着铛铛。

气喘赶来的韩美珠自然就不干了:“不要脸的东西,自己不捋腕,谁能上你的床?不照照自己那个熊样,也来勾惹我们!”她跑得急,手里没带武器,便顺手取下自己的一只高跟鞋,照着铃铃就是一下子。

铃铃与潘彩云大概身心相连,高跟鞋打在了好朋友的心肝上,潘彩云也不再比鸡骂狗费那个洋劲了,冲着韩美珠就开了炮:“你个没人要的死面馒头,敢打俺的狗,自家的男人不馊你了,却来这里泄浪。”

韩美珠也不是善茬,冲着潘彩云就是一梭子:“恁倒好,有人弄,天天晚上让人弄,恁和恁闺女都是破鞋……”

一枪击中了潘彩云的要害,她认为此时任何辱骂都无异于浪费时间,直接交手比什么都痛快。便发疯似的扑向韩美珠,就像盯了半天兔子,早已抑制不住馋涎而终于找到下口机会的老狼。

两个“好朋友”似乎完全忘掉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谆谆教导,一上手就是赤裸裸的短兵相接,毫无礼让,毫无章法,毫无美感,更没有雄性格斗时的武德潜规则。她俩在招式上纯粹是原始的、笨拙的,然而是最有效的。手撕脚踢口咬,逮住什么是什么,仿佛仓促之间来不及选择战法和武器,实惠重实际心理完全主导了战斗形式。视觉上只给人一种庄稼汉打篮球般的朴实、无序和激烈,听觉上享受的却是沉闷的皮肉撞击声、尖锐的衣服开裂声与尽其所能的叫骂声混合而成的三重小合奏。

就像她们的友谊一样,缠斗是来去迅速的。仅仅维持了几秒钟,战局便发生了战略性转折。就像美伊战争,战前的口水交锋,误导了人们的判断思路,就在不少人以为至少是场持久战的时候,却在一刹那间分出了胜负。

别看韩美珠身材肥大,但是论起打架来,却缺乏系统的训练,丝毫不是潘彩云的对手。潘彩云一把抓住了她那上了三原色的长发,用力一拽,韩美珠立时就泰山压顶弯了腰。潘彩云接着又抢下了高跟鞋,劈头盖脸地朝韩美珠打去。接下来,就直听得韩美珠告饶求救的声音:“救命啊……救命啊……”完全丧失了

反抗的想法和能力。

远近晨练的人们纷纷跑来，见两个女人在打架，连忙过来劝阻。有的人一看是她们两人，就畏葸不前了。

“哼！我当是谁哪，死面馒头和剔骨鱼头啊，都不是什么好东西，过去好得多了个头，现在却又弄得少了一条腿。狗咬狗一嘴毛，猪拱猪一嘴泥，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甚至有人还幸灾乐祸：“打不起来好躁人，打不起来不热闹！”

这叫做看发表的不嫌殡大，爱热闹的不嫌人多。有的人可能认为战争的场面还不够壮阔，在一旁虚张声势地摇旗呐喊，为求一饱眼福，心甘情愿地把自己降格为吃四顿饭的吹手使唤。但是，世上总是好人多，就像自然界的益虫总比害虫多一样。许多人带着关切的心情聚拢过来，因为韩美珠惊天动地的叫喊一声高过一声，无辜得就像伊拉克挨了美国的炮弹，让人们的同情心受到挑战，甚至马路上的行人，附近的居民都跑过来参观。

“算啦，算啦，有什么大不了的，住手吧！”人们纷纷劝说。

动嘴不动手，君子式的劝架效果无异于火上浇油，越发助长了战胜者的气焰。如同梁山上吴用激发林冲火并王伦时的方法：“林教头，千万别火并啊。”哪里是在劝架，分明是在暗示：快下刀子呀！再加上潘彩云是典型的“人前疯”，越见人多打得越上劲，像是准备以一战而确立自己的广场武林霸主地位似的。

她右手揪着韩美珠的头发，左手抡圆了韩美珠那只高跟皮拖鞋，照着皮鞋主人的背上擂鼓般敲击，只是鼓的声音特别——每敲一下就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救命啊……”一短一长，一高一低，配合得倒有些节奏，只可惜缺乏丝竹之音的乐感。

见战局完全陷入一边倒的状态，众人又觉得缺乏比赛的悬念，纷纷摇着头撤离现场。

潘彩云也觉得这样的游戏毫无刺激可言，想及早结束这乏味的战斗。她将所有的力气集中到右手，将鞋子再次高高举起，照她的设想，随着那一声雷鸣般的吼声，这一鞋子下去，死面馒头即使不瘫，也八九不离十了。没想到，事情不像她想像的那般顺利，鞋子却没能砸下来，她的手腕子却被一只手牢牢地擎在空中。

“大招子！”众人惊叹一声。

众目睽睽之下的大招子，身材不高，单手擎天，挺拔而有力度。长年的劳作，使她免费赚到了不少的力气，真是歪打正着！开阔的眼眉让人感到敞亮，尤其那疏朗的眉毛，像是刚刚经过春雨的玉米，清新而富于泥土气息。

“别打啦，都打半小时啦，再打就出人命啦！”大招子反复着这句劝架的话，看来她早就给她们掐着时间呢，不到时间她是不出马的。

人群哄的笑了：“这哪是在劝架啊！分明是在当裁判呢，再打，打不够一个小小时不算好汉！”

可能架打得也累了，潘彩云倒没有执拗，任凭大招子抢下手里的高跟皮鞋，撤回揪着韩美珠头发的左手，嘴里骂了一句：“死货，就凭你还想跟我打……”大概这时她才醒悟过来，与兔子拼搏，损伤的是老虎的威名。

刚要撒手罢势，冷不丁“兔子”却抬起头来，一口咬住了“老虎”的左手。她忽略了“兔子逼急了也能咬人的”古训。

“哎呀——”老虎一声穿云破雾的尖叫，随即又伸出了虎爪。兔子却有了提防，拔腿就跑，老虎在后边紧追，几步就赶上了，两个女人又扭在了一起，旋即又传出了敲鼓和着“救命啊”的变奏曲。

“快打110!”

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总有仁者和智者存在于观众之中。

几个热心人以最快的速度拨通了电话。

刺耳的警笛声很快响起来，民警赶到，一场精彩的女人战斗才告结束。

“谁是证人？谁在现场？”

几个现场目击者——舞剑的老太太、打太极的老头、还有遛狗的一干男女都默不作声，好像压根就无视这壮观的一幕。

民警们再问一遍：“这么多观众，就没一个人看见？”听那口气，就像刚刚上演了一出好戏。

“观众”都说：“是啊，大清晨的，谁看那些？又不是相声小品！”

大招子说：“我，我看见啦！”

“你？你也是观众？那好吧，请你一块去一下吧。”

两个演员一个观众免费坐车去了派出所。

地上撒下了惟一的道具——一只红色高跟皮拖鞋。

询问和调查的过程不乏精彩，最妙的是剔骨鱼头提出了一个笑死人的条件：“俺铃铃又不想要孩子，回家得给她吃避孕药。进口的，几十块钱一粒呢，这钱得死面馒头出！”

民警笑得肚子疼了半天直不起腰来。

调查，被迫中断，只好让她们各回各家。

“避孕药费用的事得调查一下再定。”